

搶救澳門的獨特性 ——作為東西方文化的熔爐

西爾瓦*

主席先生

尊敬的各位代表

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請允許我向澳門文化局，特別是向何麗鑽局長（Heidi Ho），對其為保存澳門的獨特性而發起的長期堅持不懈的舉措表示祝賀。

象徵性遠景

澳門的確稱得上是“東西方文化的熔爐”，這個“島城”位於珠江三角洲口，與香港比肩或背倚香港（Chui and Shi, 1999：pp.1.2），由幾座如山峰屹立的小島構成的地方，在當今，或毋寧說在歷史上，沒有任何可以與之相比更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東西方文化並存的典範的了。如果說現在香港的地位得以確立並反映出一種父親情結，那麼澳門母親般的姿態則代表了其與男性陽剛之氣呼應的溫婉女性形象。因此，作為地緣伴侶的澳門也可以相應地分享現今世界更多投向香港的關注目光，這樣就能夠以“母親和父親”的關係增強一個家庭幸福美滿的結合。作進一步比喻，重要的是強調伴侶雙方以

一種互補而非競爭方式去扮演各自的角色。如果說今天的香港執亞太金融市場之牛耳，那麼，亞太地區所要求其應盡的社會義務則須由其後方澳門來完成（全上，1999：18，另見策略3：Chen，2001：340）。中國文化與世界互通的職責，責無旁貸地要倚賴這兩個位於具有豐富遺產和博大智慧之泱泱大國門檻的城市（Ravara 2001：263⁽¹⁾）。在不太長的時間裡，世界經濟中心將轉向這個偉大的國家，而且這一進程要比人們想象的快得多。Isozaki在其虛擬的“海市蜃樓之城——另一個烏托邦”中將澳門想象成為亞洲社會潛在的中心之城，如同布魯塞爾之與歐洲社會一樣。（Isozaki 2001：23；另見策略4：Chen，2001：340）。

文化特性及實踐之先決條件

在我們考慮這一關乎中國尤其是中國南部地區以及香港和澳門的城市聯合之象徵性遠景時，此刻所需要的是兩個城市達成一項共同發展計劃，並且充滿信心和勇氣推動其向前邁進。在這方面，應當對澳門文化局、澳門合作發展基金會和澳門人民通

* Roland Silva，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名譽主席。本文為作者出席2002年9月10-13日在澳門舉行的“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所作“特邀學術講演”的中譯本。

過諸如2001年舉辦“文化遺產國際論壇——面向21世紀的戰略”等研究項目，將他們對於澳門未來的展望編纂成冊表示祝賀。大批優秀的專家學者通過會展、個案研究以及學術論文所闡述的深思熟慮的觀點等方式，表達了他們的展望視野（Chen，2001）。毫無疑問，由於對澳門遺產、歷史以及民風的研究，這些學術性的推論是對埋藏在名勝古蹟塵封記憶的發現。這一發現是由設想中的轉型以應對現代社會挑戰的夢想所促成的，這一些發現過程將一直延續下去並且旺盛起來。澳門人已委託一支卓越的研究者團隊嘗試將他們的展望帶入現實時空裡。這一團隊由來自清華大學、香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澳門大學的研究者以及其他專業研究人員和精心挑選的專家組成，而且已將這些思想表述於一本精彩的贈閱讀物《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研究，1999-2020》（Chui and Shi，1999）。這兩本精彩的出版物合二為一，隨同由澳門文化局所組織的題為“Na Afirmação de Uma Identidade”會展一起，是聽取澳門人反響的重大嘗試（另見Chen，2001：37-61）。由此，任何解決問題的邏輯方法應滿足如下三個條件：綜合學術研究；形成實效性意見；並最終尋求公眾支持回應。

下一重要步驟是將這樣的理論在正確理解並有充足財政支持的條件下付諸實施。⁽²⁾在考慮周詳的行動計劃實施過程中所發生的任何耽擱都將誘發社會內部的急躁情緒，而且不必要的盲動過程將不宜自明地顯露出來。這的確是在1666年大火之後由Wren（Musgrove，1987：821）所制定的宏偉的倫敦重建計劃所遭遇的命運，也是二戰後降落在滿目瘡痍的該城市的命運，其時由Abercrombi所準備的發展計劃仍未能完成。若干指導未來澳門發展之執行者的可行性規劃已被編入一些綱領性的文件裡，這些文件涵蓋了對名勝古蹟的法律保護。這些已被澳門文化司署摘編入1997年出版的題為“維護特性”的文件裡（澳門文化司署：1997）。Chen清楚地總結了這一思想，當時他說：“澳門必須接受四個重要的觀點：有用的都市主義，獨特的個性，共有的遺產和通俗文化。”（Chen，2001：11）

藝術和建築理念

有了上述理論研究成果，實施者如何利用批評意見就顯得非常重要，但保持澳門人優先權的責任感也是實施者的工作。在這方面不同的研究團隊的建議都值得摘要重述。這些團隊譬如在2001文化遺產國際論壇編輯“面向21世紀的戰略”團隊以及準備“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研究，1999-2020”的團隊。同時在重點關注澳門的“政治特性”這方面，在開幕致辭中作了意識形態意義上的闡述。最後，需要將“澳門”的“藝術和建築理念”放入21世紀的背景裡並考慮到澳門市民的命運來加以闡釋，就像其它地方一些歷史領袖人物在類似情形下構思的那樣，如拿破侖之於巴黎，墨索里尼之於羅馬。有關這方面的建議，詳釋如下：

——保持與香港“頂天立地的男性”相對應且適用於澳門的“如女性側影般的島嶼”形象。

——通過“香港和澳門的唇齒關係”為來自中國大陸的訪客創造“家一般舒適並具有體育冒險”的氛圍。

——鞏固澳門引人入勝的“綠色自然保護區”的地位，通過提供“21世紀叢林”賦予嶄新的“商住兩宜”自然特色，這正是香港所缺乏而渴求的特色。⁽³⁾

——保留“澳門半島”（對應於由仔和路環島）作為一個整體“建築保護區”，在此地區，盡可能地再塑“1940年前的澳門特色”，這一工作可逐區進行⁽⁴⁾（另見Chen，2001：339）。這一結果與香港的超現代特色有異曲同工之妙。

——認真考慮“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研究”（Chui and Shi，24，p.1，p.9）所提出的用“公路和鐵路線”將路由島和中國大陸連接起來的建議。將拓荒地（除了沿機場和新港口用於“外部交通”的集約化空間）單獨劃出，更廣泛地用作“室內外運動”場所。⁽⁵⁾戶外運動包括高爾夫、足球、田徑及其他運動場，游泳池、賽馬、帆船等。拓荒由仔島北部的的建議被擱置。應嚴格保護“綠色自

然保護區”並拓展至任何可能的地方（Chui and Shi, 1999: 34）。自覺保護好海灘，特別是沿“新港灣”至北由仔島一帶（全上）。將位於由仔的“綠色自然保護帶”中的傳統“商住兩用地”發展成新的“議會和政府綜合區”，在此可北望風光旖旎的“新港灣”。該地區還可為高級政府僱員及外交使團提供專用的辦公場所（全上）。

——建議開發的澳門東端和由仔島（全上：24, pl.13）可以發展成為由香港至“戶外運動”綜合區及“新港灣”直通的海上通道。日後，須將澳門和由仔島之間的東部公路線改為地下隧道，旨在保留可以提供遊艇、賽艇、滑水及其它海上娛樂活動的“新港灣”寬闊而美麗的水域。⁽⁶⁾海上運動俱樂部可設於環老港口的澳門島、由仔島北海灘以及“商住兩用地”的東部拓展區西環線處。⁽⁷⁾開發東部拓展區的“商住兩用地”也需要堅持半高建築原則以求更具“1940年前的澳門特色”，並強化與香港相對應的澳門新建築特徵。⁽⁸⁾通過在拓展區製造一種“商住兩用地”內的“21世紀叢林”及演繹新“綠色自然保護區”概念。

——由大陸延伸至由仔和路環島之間的拓荒地的公路線須和澳門島相連，通過由仔島的穿山隧道，然後以海底隧道經過海灣與澳門相連，這樣就形成了“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研究”所描繪的公路網。⁽⁹⁾

——由中國大陸延伸至由仔島和路環島之間的拓展區的鐵路線將繼續沿路環島到原始北海岸線向前伸展並向東到達“外部交通”區域，繼而北折至由仔島的南海岸點，到達“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全上，1999:34, pl.13；另見Edmons和Kyle, 2001:254）所設計的火車總站。公路線加上未來的地鐵線將交匯在火車站，從而將新澳門開發區其餘部分連接起來。

——可能需要建設一條地鐵線，具體條款可以先擱置，這樣，日後可以考慮開發出這樣一條線。⁽¹⁰⁾一個簡單的雙向地鐵環線系統能夠橫貫地下，形成連接中國大陸、機場、火車站、東邊開發區最終至澳門舊港的道路。接下來，地鐵可以橫貫澳門島南

海岸線，再次北上穿過海灣，連接由仔島的北海岸。然後，從議會大廈下面穿過再次連接中國大陸公路網。這樣，地鐵就可以用一條雙向環線系統，即地鐵環線的第一階段工程內連接所有的區域。

——論及澳門島的文化特性，“澳門的都市文化”（Chen, 2000: 360）中兩個分別題為“40年代的澳門全景”（Leilok Tin著）和“1998年的澳門全景”（Lou Kam Leng著）的立證中清楚地指出全力保護這座遺產島嶼的重大任務。完成該項任務的審慎方法是保護名勝古蹟，這些名勝古蹟在“6月30日的第56/84/M號政令”及“12月31日第83/92M號政令”⁽¹¹⁾的澳門島城的立法中已經列出。有關這方面舉措的第一步是甄選出古蹟及街面的最佳核心區域，並嘗試保護精選地段的中世紀特色。Durão遴選的“直街”和Monte的“……代表澳門最重要古蹟的歷史區域”（Durão, 2001: 65）中已論及此方面事宜。這樣的舉措需要首先擴展至臨近古蹟和街道的街區，直到核心區域大致為世界遺產提名認為止。如果能順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那麼保護和諧的歷史區域將以一種被認可的方式逐步完成。這樣保護的新區可逐漸並入世界遺產所列的原有核心區域內。

——《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研究》（Chui and Shi, 1999:26、36, pls.17、18）設想，開發利用由仔和路環西部名為橫琴（Hengqin）的兩塊地，沿這一區域，鐵路和公路可與大陸相連（Edmonds 和 Kyle, 2001: 241）。祇要嚴格保護山頂區域，使其成為“綠色自然保護區”備用專區，該地區未來的發展是可預見的，島間的拓荒地應和澳門東部區域以及由仔島一樣開發。建築物的風格及建築佈局應有島城統一的特色，即“1940年前的澳門特色”。⁽¹²⁾銀行業的經營機構應保持與瑞士銀行系統相類似的獨特商業風格，這樣就能以澳門自己的方式創造出更具鮮明特色的商業企業，而這可映襯香港所具有的工商業鉅子的氣勢。⁽¹³⁾如果由仔和路環兩島之間的拓荒地的空間有限，需要拓展區，則可將由仔和路環兩島西部之間的土地留做備用區。這裡也可用作商務甚至是文化會議的招待

區。

保護原則和行動計劃

在談到城市發展的基礎以及那些從自身歷史特性出發而提倡城市概念的人的政治哲學時，為了能夠從世界遺產的視角來看待城市概念，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作為一個利益相關者，在審視澳門的“文化重要性”時，須意識到自上世紀40年代至今，澳門的發展與她的傳統嚴重偏離，也即澳門市民為甚麼應該致力於更多的保護恢復工作。因此，在“藝術和建築理念”方面，人們已經做出了許多的設想。這些設想在前文所提專案上，無論從考古學意義上、地質學意義上還是在創新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如果人們能夠稍稍接受這種以世界遺產的角度來看待城市的視角的話，那麼他們也一定能夠堅持走得更遠一些，之後就會越走越遠。這樣的話，經過二十年、四十年或六十年長期的有意識保護，一個即將滅亡的文化就會從她將熄滅的餘燼中得以重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考慮，出席21世紀國際文化遺產和保護策略研討會的與會代表，十分明確地強調了建立一個有效的管理機制的必要性，以期能夠更好地組織和協調公有或私人機構來共同發展澳門的自然環境、建設環境和文化環境（見策略5：Chen，2001：340）。我們認為，六十年對於復興並維持一種代表未來的獨特世界文化來說實在太短。正是由於這種厚重的獨特文化，我們需要去：

- a) 保護她，為了我們的將來；
- b) 使她永葆青春，為了人類的幸福。

這確實是我們最殷切的期盼和堅定不渝的信念。我們相信，澳門的未來將會是這樣，儘管這個長青的群島和她的人民一時迷失了方向。帶挾這樣的前提和殷切期盼，我們去看看澳門的“文化重要性”的內涵。祖全（Zuquan）根據他對上海的城市用地和公共用地現況的實地考察，尤其是對歷史遺產周邊的區域及其環境的考察之後明確指出，“城市主要是由人的生活環境構成的。其公共生活空間

是其內涵的基本表現形式，也是城市生活的縮影。公共場所應該體現人和自然之間親密的關係，以及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期盼。所以城市公共場所的設計要與城市持續發展協調一致，這樣我們的後代才可能實現他們的事業。”（祖全，2001：230）謹此指出，就我目前所瞭解的情況，祇能分析到這一步。然而，經過對幾種類似情況的考察之後，我認識到為了實現我們美好的目標，我們得走一條循序漸進的發展之路。首先，從制定一個“循序漸進的保護原則和行動計劃”開始。我個人相信能夠建立一個從簡單到複雜的保護標準⁽¹⁴⁾。在這個意義上講，可以把不同層次的保護措施詳細解釋如下：

- a) 致力於保護區內的公路交通建設；
- b) 致力於人行道的建設；
- c) 考慮用私有或公有地分開人行道的護欄建設；
- d) 致力於鄰近公路建築物的花園建設；
- e) 考慮道路兩旁的建築物維修工作；
- f) 考慮公路兩旁歷史遺蹟的保護工作；
- g) 努力對不合格建築物進行改造工作，使其與所在保護區設計的整體風格保持一致；
- h) 安排對保護區內保護得當的歷史遺產、建築物、公園和其它附屬物進行年度鑒定表彰。

保護區及其戶外設施特徵

如果試圖談及“保護原則及行動計劃”所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的話，需要長篇大論才行。然而為便於至少是理解諸如這樣的概念——“致力於保護區內的公路交通建設”，以下幾點應該引起注意：

- 1) 同意“保護區”應保持中世紀風格（崔Chui and Shi，1999：50；）。⁽¹³⁾
 - 2) 同意“綠色自然保護區”應保持自然風格。⁽¹⁶⁾
 - 3) 同意“拓荒區”的設計方案應具有現代風格並且具有“澳門特色”。（全上）
 - 4) 同意適用於以上三個區域的總體規定。
- 區域1. “保護區”（澳門島及被選的其他區域）：

- (a) 禁止建設與既定規範不符的建築。
- (b) “全面保護”一級建築物。
- (c) 保護二級建築物的外部設施。
- (d) 修復三級建築物的外部設施；重建其他建築。

區域2. “綠色自然保護區”：

- (a) 禁止“修建新建築”。
- (b) 允許修建有“澳門特色”的小型服務站。

區域3. “拓荒區”：

- (a) “高度限度”：限高6層或從地面起20米高。
- (b) 設計風格應具“澳門特色”。
- (c) 最大限度進行“綠化”。
- (d) 規定“綠地與建築物”面積比，其應是固定的。

所有區域應遵如下規劃——

- a) 路面應具備精選特色：
 - (i) “保護區”內鋪設鋸齒形路面。
 - (ii) “綠色自然保護區”內鋪設方形馬賽克花崗岩石塊。
 - (iii) “拓荒區”選用彩色瀝青路面。
- b) 路面標記應是永久性的
 - (i) 將選用外凸白色花崗岩石塊。
 - (ii) 將選用內嵌白色花崗岩石塊。
 - (iii) 將選用精選的匹配瀝青。
- c) 人行道上的各種公用設施（供水、供電和通訊設施等）應設在地下管道
 - (i) 磚塊路面，鋪設草坪，設置花壇，配備硬木街道設施。路燈與其旁的木質設施相匹配。電話亭、公車亭所用木料與路燈及其它設施格調一致。公廁置於地下——地鐵電梯旁。
 - (ii) 碎石路面，鋪設草坪，設置花壇，配備鍛鐵街道設施，路燈與其旁的鍛鐵設施相匹配。電話亭、公共候車亭所用材料應與路燈及其它設施格調一致。公廁置於地下——地鐵電梯旁。
 - (iii) 30x 30cm 規格水泥方磚路面，鋪設草坪，設置花壇，配備花崗岩街道設施，花崗岩燈柱與其旁的設施相匹配。電話亭、公共候車亭所用石

料應與路燈及其它設施格調一致。公廁置於地下——地鐵電梯旁。

d) 路標、街道指示牌、提示板和廣告牌：

(i) 木質街道指示牌配備照明設施；島內各交叉口處設置路標配備照明設施；公共候車亭處設置帶有海報的提示板，配備照明設施。

(ii) 鍛鐵街道指示牌，配備照明設施；島內各交叉口處設置路標，配備照明設施；公共候車亭處設置帶有海報的提示板，配備照明設施。

(iii) 花崗岩街道指示牌，配備照明設施；島內各交叉口處設置路標，配備照明設施；公共候車亭處設置帶有海報的提示板，配備照明設施。

e) 人行道兩旁護欄應採用網狀結構以便能欣賞兩旁公園的風景，避免帶來閉塞感，高度也應該適中：

(i) 主要採用木質材料，如果有必要，護欄的中間柱子和門柱用磚塊砌成。

(ii) 主要採用鍛鐵，門柱用相匹配的材料。

(iii) 主要採用石料，石塊之間用鐵網絞合。門柱使用石柱，門使用相匹配材料。

f) 建築物的前花園應種植植物，高度應錯落有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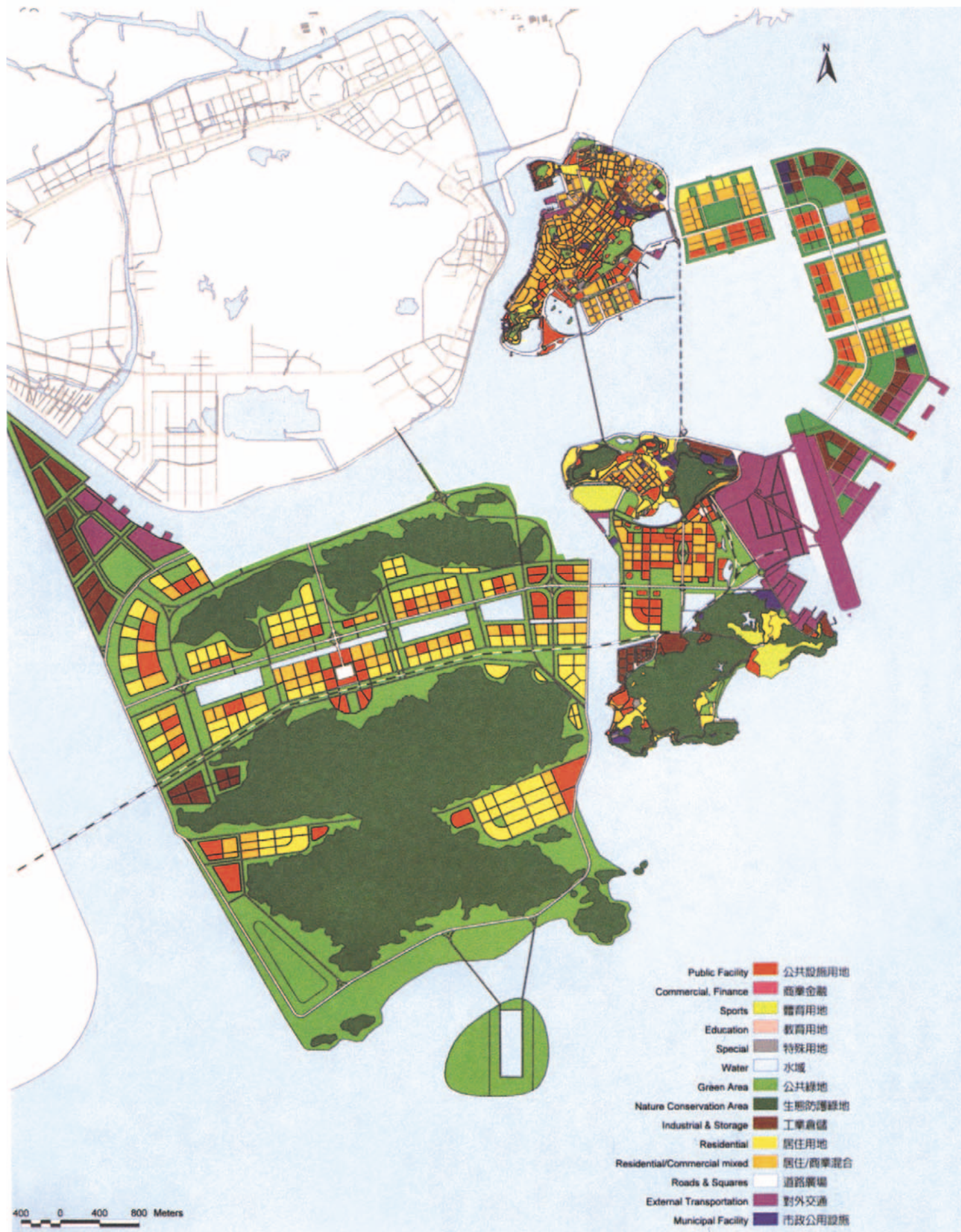
(i) 如果是修復，並且對建築正面的修復方案是要保持建築的原有風格，那麼從護欄到建築的最小距離應與歷史上早已形成的習慣保持一致。

(ii) 如果是新建，那麼從護欄到建築的距離應保持50米。並且，沿狹灌木叢應種植高度不同的植物，與沿路兩旁的自然環境連成一片。

(iii) 從護欄到建築的最小距離應5米，並且每25平方米至少有一顆高樹、一顆中等高的樹木和一灌木叢。

澳門的獨特性

我們在前面已經探討了澳門和澳門人個體特徵的不同側面。因此，我們可以體會到，正是某種“象徵性遠景”，使得澳門能夠面對其地理位置的現實，把它的鄰居香港看作是一家人，與他們保持



2020年澳門遠景：城市區域劃分圖

親密無間的關係，兩地攜手構成了進入中華世界的堅實大門和通道。與此同時，我們已經根據學術層面上的專家研究資料，以及各種實用的規劃成果，勾劃出了附帶“實用先決條件”的某種“文化特性”，以此形成關於澳門社區的新概念，使之有可能集中其文化和生活的精華，物質豐富精神充實地進入21世紀。我們同時也能想象出澳門獨有的一種內在環境，使得當地的藝術活動、文學創作、生活方式以及形形色色的風俗習慣，與日常的衣食住行一起，體現出東西方的和諧融合，社會無形精神的復活振興，所有這些，我們把它稱之為“藝術和建築理念”。在對澳門的上述價值和尚存的文化遺產進行評價時可以發現，在其東西方完美結合的獨特文化中，仍然閃耀著不滅的光芒（Chui and Chi, 1999: 34）。我們為此已經建議，要把這些文化星星之火，燎原成熊熊烈焰，以此引起世界文化組織也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注意，從而承認其不朽之價值，並將其列入傳給子孫後代的世界遺產⁽¹⁷⁾（另見Chen, 2001: 339）。文化保護的最終目標，在於這種努力對澳門人民所享安樂祥和的影響，因為確實祇有這種精神滿足感，才是任何價值評估及澳門人民“文化重要性”的最後成果。因此，我們的心靈追求，可以在一位英國人富有詩意的哲言中找到憩息之地，他寫道：

這種人好快活：幾畝祖田
就把願望和關注包攬無遺
他滿足於站在自己的田間
呼吸故鄉的空氣⁽¹⁸⁾

讓我們用這簡短的詩句，為渴望於個性認同的全體澳門人祈禱，祝願他們得到世界文化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庇佑和保護。

東西方文化的熔爐

對於東西方文化的這一關鍵構想，陳君曾經表達了同樣觀點，他指出，“澳門作為一個港口城

市，一向發揮著東西方文化交匯點的作用。與此同時，代表著東方和西方、文化和商業、貿易和發明、陸地和海洋的象徵主義文化，也在澳門得到贊賞，並走向成熟。”（Chen, 2001: 11）。

一個民族、種族或一種文化的獨特性，任何時候都不應成為貶抑最高文化價值亦即和平自由等屬性的主觀理由。一個社區的獨特性珍貴無比，不管它是否來自東西方的參和混同，還是存在於血肉之中，或者存在於居屋風格、生活方式、飲食和其他習俗之中，都不允許文化入侵者出於貪婪或者好奇，以任何方式隨意踐踏。不管是科學家還是獵奇的記者，都不應該由於其獨特性而採用任何方式，侵擾其人民、住所或周圍環境，從而破壞澳門等文化飛地神聖的內在之“滿足特徵”。同時又必須開展種族研究和文化研究，並對獨特的文明進行記錄。這些工作的意義在於，有關澳門人民的科學文獻，將由國家當局自己來嚴格落實。為此目的，有必要在澳門的中心腹地建立強大的學術基地。澳門政府可以與澳門大學聯手，根據具體情況發起有關的適當專案，來涵蓋澳門文化的各個方面。此類研究可以從藝術延伸到科學，從社會學擴展到語言學，以及研究小組有能力編撰保護以供未來之用的各個歷史積澱。需要達到的目標，實際上是要在非凡環境中的非凡場合，能夠進行文化接觸，吸納富有新意的觀點。保留獨特風俗、飲食文化以及古老習俗的文化步行區和博物館，現在都被認為能給外來遊客帶來樂趣的場所（Chui and Chi, 1999: 30）。另外，已經有人明確地大聲疾呼建立國際村，以迎候傑出的藝術家前來澳門短期生活（Chui and Chi, 1999: 30、50）。待到2020年，澳門的最終面貌將是一種夢境，但與Silva Mendes 1929年的想象相比，將會變得更加現實。他寫道，“一個葡萄牙人在里斯本入睡，卻鬼使神差地在香港醒來，以致無法辨認身在何處，不過他確信，這座城市不是葡萄牙城市。同樣這個葡萄牙人，要是在九澳（澳門）醒來……他可能會自言自語地說，我不知道這是哪座城市，但我現在見到的，肯定是葡萄牙的一座海濱城市。”（Mendes,

1929；另見伯尼（Burnay），2001：271）。伯尼在引述Silva Mendes的文字時，希望人們相信他感到自信的意識能力，因為他能夠認出恐怕是遠離祖國的一座城市形象，並在其形象中找到自我（伯尼，2001：271）。我們自己對這段感傷文字的注解是，Silva Mendes 終於認出了他走失許久的兒子。對話繼續下去，伯尼問道，“殖民地建築發展中的反殖民影響表現在何處？”（伯尼，2001：271）伯尼所說的“反殖民影響”，在我們看來，就是這個“雙重家系”孩子的“母系基因”（Silva, 2002）。

2020年的澳門

如果必要的資源和所有夢想都能變為現實，那麼，2020年時已經成為世界遺產城市的澳門，它的夢想概念無疑將是真正象徵東西方的烏托邦（見策略1：Chen，2001：339）。根據Satkowski的記載，這將是始於澳門建城之初但又遠隔時日的結局，也就是最初階段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牆內是葡萄牙人，牆外是華人。他還敏銳地指出了留給娛樂消遣的兩城中間區，半是隱喻，半是當真。（Satkowski，2001：207）當然，2020年的遠景將與此截然不同，這是一座世界遺產城市，是真正完美融合的東西方集大成者。澳門將成為象徵意義上和實際上的東方威尼斯，而且恰如Calvino 在其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所幻想的，是馬可波羅向元世祖忽必烈描述的威尼斯醞釀中的內景，它還將孕育出所有城市。（Calvino, 1979；另見Frascati, 2001: 197）綜上所述，我們希望澳門將在21世紀成為亞洲地區的城市偶像，達到Frascati曾描述的威尼斯最高境界，“……它是一座兩可之間的城市。它是一座凸現於水陸之間的都市。它是從東西方世界主義文化中結晶出來的本地文化成果（Frascati, 2001：197）。女士們、先生們：這就是我們希望在2020年見到的澳門，一座凸現在水陸之間的都市”。Ravara指出，“我們在本世紀親眼目睹了獨特而又具有歷史意義的總體設計嘗試……作為現代大都市……最有意義的範例……是阿爾及爾和昌迪加爾

（Le Corbusier），巴西的巴西利亞（Lucio Costa 與Oscar Niemayer），甚至還有Louis Khan提出的達卡方案”（Ravara，2001：261）。

澳門新城的宏圖大志，如果描畫出來，將是一系列各有特色的地區，其特色的不同之處，將體現在城市景區每一特定範圍所開展的活動內容上。

——澳門本島。這是該城市的遺產構成部分，將系統地恢復1940年之前的城市景觀，所有中世紀廣場、街道和建築外牆將逐步重現其原有的輝煌。古建築將本族文化復蘇和旅遊專用的精神，被賦予新的用途。本地區的很大部分將盡可能留作步行區。中世紀的葡萄牙城牆將再次重建，唐人街的重建將限定在科學保護的範圍內。為了常規旅遊、商務和民用目的利用各個建築物時，同時將鼓勵增添工藝品商店、餐館、博物館、展覽館、畫廊，以及專為特殊人物享用的極品賓館，但每一項計劃的制定，都是為了復活中世紀特色。中世紀海港及海濱區將保留徒步亭閣，伴以各種早期特色的划船和水上活動。古老的釣魚船將載妓遊客下海一試，以觀賞此類活動的傳統模式。冒險精神的最終目標，是為遊客提供高度專業化的旅遊服務，借此像威尼斯一樣，為城市創造不斷增值的財富。

——由仔、路環本島和兩島間的拓荒地。由仔和路環的群山，將保留為“常綠之巔”，其間的步行小徑和亭閣，專為兒童和老人的悠閒安逸而設。山上的綠色植被將跨越拓荒地，與群島東端林木繁密的高爾夫球場連成一體。在兩座綠色山巔谷地中的拓荒地上，將開發各種名目的室內外體育運動專門用地。高爾夫球場東側的場地，將用於建設機場和海港（Edmonds和Kyle, 2001：241）。由仔島北端的海灘，將容納最大的綜合水上運動場。今後與中國進行鐵路公路連接的交通中心，也將佈置在綠化帶中間的拓荒地區。向北俯瞰海灣的由仔島現有城區，今後將用作新議會和政府機構的所在地，其中包括要人的獨享住宅區。

——新近拓荒地的東島。該島將環抱新建的澳門“新港灣”，並容納增長的人口和商業企業。它的東南方將保留與香港和新港直接相對的港灣總入

口，但在北面和東面仍將有較小的出口。當澳門本島和由仔島之間的中央高架公路被地下高速公路取代時，這一港灣的美景將脫穎而出，使得一覽無餘的天色海景更加嫵媚。私人帆船可從東島出海。

—— 橫琴島。由仔島和路環島西面的兩座島嶼，同樣是山巒起伏，將保留“常綠之巔”，並為兒童和老人設置步行小徑和亭閣。南島北島之間的谷地將被開發，為澳門增長的人口提供住宅和商業企業用地。這裡還可作為國際文化藝術論壇的備選會址，或商業會議的專用會址（見策略2：Chen，2001：340）。北面和南面的海灘，將保留其天然環境，從而使陸地海景就像歷古以來一樣自然美麗。避開了沙灘的海濱道路，將建在綠樹成蔭的海島山坡上，定將成為吸引遊客的絕妙之地，同時也將沙灘與其他城區連成一體。連接中國大陸與由仔——路環島的公路鐵路，將沿狹南北兩山谷地上的拓荒地穿越而過。位於由仔島和路環島谷地中的室內外體育運動場地，一旦過於擁擠，本島的中央峽谷也將為其提供接納之地。

如果上述夢想理念能在2020年實現，那麼，即使是當今一代澳門人，也將有望見到他們真正可以稱作“我們家園”的“城市天地”。

女士們、先生們，我要感謝各位非凡的耐心，謝謝大家！

【註】

- (1) 如果目前不存在這種情況，那麼，解決此類問題的最有利時機，是在香港和澳門兩地當前所享新時代的揭曉之際，以及中國大陸作出最受歡迎的姿態之時，這是中國大陸在其悠久歷史中，絕無僅有地提供的一次政治特權，即“一國兩制”（Chui an Chi，1999：18、20、22、28、56）。Lung 也用類似的言辭表達了這種觀點，他說：“我認為與其把它看作是危機，還不如把它看作是一次機會，以此通過不可回避的政治體制轉變，為澳門創造全新的社會文化前景。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把握這種政治轉型，把潛在的文化危機，轉變為一種政治機遇。”（Lung，2001：314）。
- (2) 在國家有所“良心發現”，澳門人均在國內生產總值處於高位的今天，可能是重大發展計劃執行起步的最佳時機，不可錯失（Chui an Chi，1999：20）。
- (3) 澳門的內在美，在於其鬱鬱蔥蔥、山巒起伏的特色，必須不

惜一切代價予以保護。除此之外，一個年輕特區的創新性，應當可以把專家推到“天地造化”的最高境界，演繹出一座“21世紀叢林”，從而與籠罩在混凝土中的香港構成對比。

“21世紀叢林”的最新園林概念，是對中國保守傳統的又一貢獻，就開發的負面影響而言，這種概念足以與急功近利的定論相抗衡（Chui an Chi，1999：2、20）。

- (4) 歷史遺址保護已有立法，但仍須擴大範圍，才能與21世紀的新觀念保持一致（Chui an Chi，1999：2，50）。

- (5) 大力開發室內娛樂的觀點，是為了消除對澳門“傳統事業”的擔心，這一事業目前多少有點表現不佳，正在下降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見“引文”部分有關“博彩”、“賭博”、“賭場”的最新媒體報道列表）。關於澳門“歡樂街”兩側和其他地區的非專業設施，San 提供了一份有意義的調查。澳門文化司長已經投入資源，來保護這些歷史建築中的一部分，甚至設想建立一座俗文化博物館，來記錄始自唐代的這一習俗。（San，2001：182-184）。Agai 也不讚成有關博彩業的清教主義態度。（Agai，2001：146）。澳門群島上的室內外娛樂，應當發展成為其主要產業，工業產品製造及其海運可以留給香港去做（Chui an Chi，1999：2、20、28；另見Ngai，2001：147）。“知識經濟”應當擴展到帶有出色的“資訊效益”的室內外“娛樂事業”（Chui an Chi，1999：18）。當中國大陸竭力爭取21世紀最大旅遊業地位時，位於廣袤中華世界入口的澳門，肯定能夠成為休閒娛樂的最佳遊樂場；Portas在強調“休閒活動”的需求時，已經殊重提出了這一觀點，我們也在四處努力，推進“休閒教育”（Chui an Chi，1999：18；另見Portas，2001：30、31；另見Silva，1999：78-79）。

- (6) 這一海灣美景一旦建起，就將無窮無盡（Chui an Chi，1999：10、14、58，另見13）。把每下愈況的水濱之地，改造為“城市美景”主題遊樂場的最新趨勢，已經成功地變為現實，例如波士頓的查爾斯河濱、芝加哥的湖濱、費城的費厄山公園、底特律的貝勒島，都在美國。在其他國家，則還有倫敦碼頭區開發公司、多倫多水濱皇家委員會、鹿特丹Kop Van Zuid區，以及馬賽的Euromed（Basquets，2001：187-189）。

- (7) 澳門如果準備保留其“舊界特色”，那麼，與香港建立主要公路和鐵路連接的建議，在目前看來就有點離題。到訪澳門群島必須被看作是某種冒險（Chui an Chi，1999：40、58）。

- (8) Borden直截了當地談到這一問題，他問道，“多元文化城市在世紀之交的恰當藝術形式該是甚麼？”（Borden，2001：102）。他還擔心有可能照搬拉斯維加斯的建築風格，進而提出了更多深思熟慮的對策。另外，Borden還提出了處理大小創新專案的四點告誡原則，希望當局在審核每一專案時予以考慮：（a）個性和經驗，（b）追憶性，（c）撥

- 款，和（d）代表性（Borden, 2001：100-102）。與此同時，Agai也提出要當心過份簡單化（Agai, 2001：147）。
- (9) 有人已經為澳門的已開發區域提出過“東方威尼斯”的概念（Chui an Chi, 1999：10、14、34、52，另見13、18）。如果採納這一建議，就必須充份突出“新港灣”的美景，以及水域一望無垠的感覺，為此目的，可能有必要用海底隧道來替代現有的大橋。
- (10) 這可以解決人們預見到的許多交通問題（Chui an Chi, 1999：38）。
- (11) 澳門1984年《保護建築、環境和文化遺產》第56/84/M號政令等立法規定，祇是現行有關遺產和遺址保護法案的一部分。人們將需要仔細研究這些立法，並在必要時予以補充（Durão, 2001：119-120）。鉅大的投資已經年年再創新高（Durão, 2001：120）。關鍵問題是負責保護工作的人員素質、專業水平和可供利用的專門知識。
- (12) 澳門有必要保持與葡萄牙的友好關係，填補建築師等成熟專業人員的技術空缺，並從歐洲聘請這些人員，採用建築表現形式，來開發甚至創造全新的“澳門特色”。現有的樓宇風格反映了傳統的中國建築樣式，以及南歐的某種景觀模式，正是這種中葡結合的要素，需要人們進行培育和發揚。（Chui an Chi, 1999：12、56；另見Portas, 2001：32-33；另見Ngai, 2001：150；又見Chen, 2001：339）。
- (13) 除了旅遊和博彩之外，金融保險業收入佔到國內生產總值和政府收入的50%左右（Chui an Chi, 1999：4、22）。亞太地區的境外金融服務，也可以澳門為中心（Chui an Chi, 1999：28、80）。國際會展和貿易服務中心的概念，可以形成另外的投資領域（Chui an Chi, 1999：28、30；另見Ngai, 2001：150）。
- (14) Morrish強調了基礎設施在城市規劃中的重要性，對於澳門來說其重要性在城區保護計劃中毫無疑問將更加突出。他認為，基礎設施是社區“集體財富”最有說服力和最顯見的有形宣言，其功能作用有三：（a）陳列集體記憶，（b）提供導向和跟蹤框架，（c）為市民機構準備一目了然的教材（Morrish, 2001：88）。
- (15) 陳君在研究澳門的文化共生現象時，概要性地提出了澳門主要傳統要素中的一個清晰特徵，該特徵可以追溯到荷蘭人入侵的1622年。他狹重提出了構成基督城的大炮臺（Monte fortress）、Nossa Senhora de Bomparto城牆、媽閣炮臺（聖地牙哥炮臺，S. Tiago de Barra Battery），以及Patane城堡。當地人曾把唐人街稱為望廈村（Wangxia village），屬於珠江省〔香山縣〕的一部分。他還提到了曾使唐人街錯綜複雜街頭生活增色的葡萄牙拉各斯。他也記錄了人們如何從畫冊中取得葡萄牙建築立面設計，而室內佈置實際上純粹保留中國風格。他在最後談到建築細節時指出：“除了城堡和為數甚少的幾個古老教堂之外，引進到澳門的葡萄牙建築，始終逃脫不了本地手藝的詮釋”。（Chen, 2001：79-81）
- (16) Morrish在寫到澳門及其綠地時，引述了傑克遜（Jackson）並力勸人們按其建議去做，因為“風景不是環境的本來特色，而是某種合成的空間，是添加在大地容器上的人造空間體系，它的作用和演變並不依循自然規律，而是為某一社區服務。風景的集體特色，在於它是世世代代各種觀點的集大成者。”（Morrish, 2001：87）Morrish繼續提到大體上在北海填海而成的荷蘭工程景觀，並且回想起波士頓綠帶，“空間的組織與自然環境的融合做得如此完美，以致完全不可能分辨出它們的本來面目”（Morrish, 2001：87）。
- (17) Van Drost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基金會前總幹事，他曾總結說，世界遺產的精髓在於自然與人的完美統一，因此，“我們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是不可替代的生活和靈感資源。他們是人類的試金石，是人類的參照點，是人類的標誌物。自然與文化具有內在的聯繫，它們表現為源自人們生活所處自然環境的民族文化特徵，表現為人們根據自身美感與周圍環境結合所創造的作品。除此之外，幾乎所有自然景觀都不免受到人類的影響”（Van Droste, 2001：15）。Lim也提出了類似的概念，他指出，“遺產是某一文化團體歷史之旅的里程碑。它的作用是標記人們走過的里程。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必須保留這些表現人們特徵的標誌物”（Lim, 2001：324）。在由大海、沙灘、人類和森林山巒構成的群島上，當自然和人類相繼停步之時，澳門確實成為了上述思想的縮影（Portas, 2001：32）。
- (11) “澳門是我們的家園，讓我們建設繁榮昌盛的澳門”這句話，是這一群島市民滿懷激情的精神和物質嚮往。（Chui an Chi, 1999：60）。

【參考文獻】

- Basquets, J., 地中海沿岸大城市的濱海區：歷史古城與大海的最新對話，編者A.H.陳，澳門2001，第185-189頁。
（Basquets, J., Water Fronts in large Mediterranean Cities: A New Dialogue between Historical City and the Sea,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185-189.）
- Borden, I., “奇異相似”之城：物慾之城的文化挑戰，澳門的都市文化，編者A.H.陳，澳門2001，第97-103頁。（Borden, I., The "Strangely Familiar" City: Cultural Challenges to the City of Objects, Cultural of Metropolis in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97-103.）
- Burnay, D., 澳門建築：都市文化樣式，編者A.H.陳，澳門2001，第269-280頁。（Burnay, D., Architecture in Macao: Forms of Metropolitan Culture,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69-280.）
- Calvino, I., 看不見的城市，翻譯W. Weaver, 倫敦，1979。

- (Calvino, I., *Invisible Cities*, Tr. W. Weaver, London, 1979.)
- 陳, A. H. 澳門文化繁榮恢復記事, 編者A.H.陳, 澳門2001, 第339-340頁。(Chen, A. H., *Agenda for Assuming Macao's Cultural Prosperity*,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339-340.)
- 陳, A. H. 澳門的都市文化, 澳門, 2001。(Chen, A. H., *Cultural of Metropolis in Macao*, Macao 2001.)
- 陳, A. H. “澳門的都市文化”專題研討會, 澳門的都市文化, 編者A.H.陳, 澳門2001, 第11頁。(The Symposium on the "Cultural of Metropolis in Macao", *Cultural of Metropolis in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11.)
- 崔, J.S.P.和史, Z.B., 《21世紀澳門市政規劃方針研究》1999-2020, 澳門, 1999。(Chui, J.S.P. and Shi, Z.B., *21st Century Macao City Planning Guideline Study 1999-2020*, Macao, 1999.)
- 澳門文化局, 維護特色, 澳門, 1997。(Cultural Institute of Macao, *Asserting an Identity*, Macao, 1997.)
- 澳門文化局, *Na Afirmação de Uma Identidade*, 澳門, 1997。
- Conferência In (Cultural Institute of Macao, *Na Afirmação de Uma Identidade*, Macao, 1997.)
- 第56/84/M號政令, 保護建築、環境和文化遺產, 澳門, 1984。(Decree No.56/84/M, *Defence of the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cao, 1984.)
- Durão, L. A., 《文化遺產和實踐, 澳門的都市文化》, 編者A.H.陳, 澳門2001, 頁65-68。(Durão, L. A.,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actice, Culture of Metropolis in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65-68.)
- Durão, L. A., 《澳門的文化遺產政策, 澳門的都市文化》, 編者A.H.陳, 澳門2001, 頁117-120。(Durão, L. A., *Cultural Heritage Policy in Macao, Culture of Metropolis in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117-120.)
- Edmonds, R. L. and Kyle, W. J., 《澳門的土地利用: 1972到1994年間的變化》, 編者A.H.陳, 澳門2001中, 頁239-258。(Edmonds, R. L. and Kyle, W. J., *Land use in Macao: Changes between 1972 and 1974*,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39-258.)
- Frascati, M., 《威尼斯: 一座城市的內外之間》, 編者A.H.陳, 澳門2001, 頁195-204。(Frascati, M., *Venice: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a City in Between*,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195-204.)
- 博彩、賭博和賭場——最新媒體報道: (Gaming, Gambling and Casinos- Recent Media Articles:)
- 《拉斯維加斯來到澳門》, 《南華早報》, 9.2.02。(Las Vegas coming to Maca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2.02)
- 《籠罩澳門的威尼斯賭場大觀》, 《香港郵報》, 14.2.02。(Venice casino vision to rise over Macao, *Hong Kong Mail*, 14.2.02)
- 《北京支持澳門博彩業發展》, 《中國日報》, 18.2.02。(Beijing backs Macao's boost for gambling, *China Daily*, 18.2.02)
- 《何(Ho) 將向博彩業投資47億元》, 《南華早報》, 19.2.02。(Ho will invest \$4.7b in gaming, *South China Morning*, 19.2.02)
- 《旅遊冒險卡》, 《南華早報》, 21.2.02。(Tourism wild car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2.02)
- 《拉斯維加斯賭場鉅頭承諾“成人迪斯尼”》, 21.2.02。(Las Vegas casino mogul promises 'Disney for adults', 21.2.02)
- 《全球視點下的威尼斯賭場奇蹟》, 《香港郵報》, 22.2.02。(Wonders of Venice for casino with world view, *Hong Kong Mail*, 22. 2.02.)
- 《第三家賭場執照贏家披露88億元計劃》, 《南華早報》, 22.2.02。(Third casino licence winner unveils \$8.8 billion plan, *S.C.M.P.*, 22.2.02)
- 《澳門賭場對香港的魅力》, 《中國日報》, 28.2.02。(Glamour casino of Macao for HK, *China Daily*, 28.2.02.)
- 《鉅頭盯住海島意在水濱賭場》, 《南華早報》, 28.2.02。(Magnate eyes island for waterfront casino, *S.C.M.P.*, 28.2.02.)
- 《澳門博彩業的最新鉅注》, 《南華早報》, 7.3.02。(New high-stakes game for Macao, *S.C.M.P.*, 7.3.02.)
- 《澳門Galaxy賭場面臨法規障礙》, T.A.W.S.J., 22.3.02。(Macao's Galaxy Casino Faces Regulatory Hurdles, T.A.W.S.J., 22.3.02.)
- 《博彩畢業生是博彩的名聲》, 《南華早報》, 22.3.02。(Gambling graduates are the name of the game, *S.C.M.P.*, 22.3.02.)
- 《何鴻燊對賭場的十八年退讓》, 《中國日報》, 29.3.02。(Stanley Ho's 18-year casino concession, *China Daily*, 29.3.02)
- 《古老博彩的新時代曙光》, 《南華早報》, 31.3.02。(New era dawns for an old game, *S.C.S.M.P.*, 31.3.2002.)
- 《拉斯維加斯在澳門下籌碼》, 《財富》, 1.4.02。(Las Vegas Places its Chip on Macao, *Fortune*, 1.4.02.)
- 《骰子在天衣無縫的轉變中不斷滾動》, 《南華早報》, 5.4.02。(Dice keep rolling during seamless changeover, *S.C.M.P.*, 5.4.02.)
- 《何為戰勝澳門衰退鼓勁》, 《南華早報》, 6.2.02。(Ho subsidiary confident of winning Macao concession,

- S.C.M.P., 6.2.02.)
- 〈澳門進行幸運一博〉，《香港郵報》，8.2.02。(Macao strikes it lucky, Hong Kong Mail, 8.2.02.)
- 〈新博彩計劃〉，《南華早報》，9.2.02。(A new game plan, S.C.M.P., 9.2.02.)
- 〈大玩家的操縱使Galaxy長盛不衰〉，《南華早報》，9.2.02。(Switch by big player keeps Galaxy in the game, S.C.M.P., 9.2.02.)
- 〈壟斷壽終正寢 王牌萬壽無疆〉，《南華早報》，9.2.02。(Monopoly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S.C.M.P., 9.2.02.)
- 〈拉斯維加斯的神話承諾在風暴中佔領飛地〉，《南華早報》，9.2.02。(Las Vegas legend promises to take enclave by storm, S.C.M.P., 9.2.02.)
- 〈金光閃閃的橫財〉，《香港郵報》，9.2.02。(Glittering prize, Hong Kong Mail, 9.2.02.)
- 〈何不斷贏得大滿貫〉，《香港郵報》，9.2.02。(Winning streak goes on for Ho, Hong Kong Mail, 9.2.02.)
- 〈Galaxy在賭場競博中受青睞〉，《香港郵報》，9.2.02。(Galaxy aces high in casino stakes, Hong Kong Mail, 9.2.02.)
- 〈出乎意料的賭場競博贏家〉，《香港郵報》，9.2.02。(Unexpected winner in casino stakes, Hong Kong Mail, 9.2.02.)
- Isozaki, A., 海市蜃樓之城——另一個烏托邦，澳門的都市文化，編者A.H.陳，澳門2001，第19-27頁。(Isozaki, A., The Mirage City- Another Utopia, Culture of Metropolis in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19-27.)
- 林, J., 後殖民地都市的前途何在, 以馬來西亞經驗為鑒? 編者A.H.陳，澳門2001，頁317-325。(Lim, J., Is There a Future for Postcolonial Metropolis, with Reference to the Malaysian Experience?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317-325.)
- 龍, D., 《澳門：這裡是甚麼時代？》編者A.H.陳，澳門2001，頁309-316。(Lung, D., Macao: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309-316.)
- Mendes, M. S., *Impressões e Recordações de Macao*，《澳門雜誌》第87期，澳門，1929。(Mendes, M. S., *Impressões e Recordações de Macao* A.Jornal de Macao No. 87, Macao, 1929.)
- Morrish, W. R., 《新大都市的城區景觀倫理學》，編者A.H.陳，澳門2001，頁83-96。(Morrish, W. R., Urban Landscape Ethics for the New Metropolitan City,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83-96.)
- Musgrove, J., 建築史，倫敦，1987。(Musgrove, J.,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1987.)
- Ngai, G.M.C., 《澳門的個性：進入下一世紀的保護和開發需求》，編者A.H.陳，澳門2001，頁29-33。(Ngai, G.M.C., Macao's Identity: The Need for its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o the Next Century,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9-33.)
- Portas, N., 《城市大都會的水濱之見，澳門的都市文化》，編者A.H.陳，澳門2001，頁29-33。(Portas, N., Waterfront Visions in City-Metropolises, Culture of Metropolis in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9-33.)
- Ravara, P. B., 進入澳門的場所/建築，編者A.H.陳，澳門2001，頁259-263。(Ravara, P. B., The Place/Building to Macao,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59-263.)
- 洗, C., 色情遺產：《澳門的“歡樂街”地區》，編者A.H.陳，澳門2001，頁177-184。(San, C., Vestiges of the Amatory: Macao's "Happy Street" District,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177-184.)
- Silva, R., 以斯里蘭卡荷蘭統治時期裡特別參照的考古學，斯里蘭卡與荷蘭400年關係專題研討會，科倫坡，2002。(Silva, R., Archaeolog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utch Period in Sri Lanka, Symposium on 400 Years of Sri Lanka-Netherlands Relations, Colombo, 2002.)
- Silva, R., 《考古世界中的人類和奇蹟，國際保護展望》，編者G. Wijesuriya，科倫坡，1999。(Silva, R., Man and the Wonde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Worl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Conservation, Ed. G. Wijesuriya, Colombo, 1999.)
- Satkowski, L., 《開放城市之謎：威尼斯的猶太人居住區和種族隔離建築》，編者A.H.陳，澳門2001，頁205-212。(Satkowski, L., The Myth of the Open City: The Venetian Ghetto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Segregation,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05-212.)
- Van Droste, B.,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大會》，編者A.H.陳，澳門2001，頁15-17。(Van Droste, B.,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15-17.)
- 祖全, X., 《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的形成和發展》，編者A.H.陳，澳門2001，頁223-230。(Zuquan, X.,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aces in the City of Shanghai, Ed. A. H. Chen, Macao, 2001, pp. 223-230.)

盛 力譯